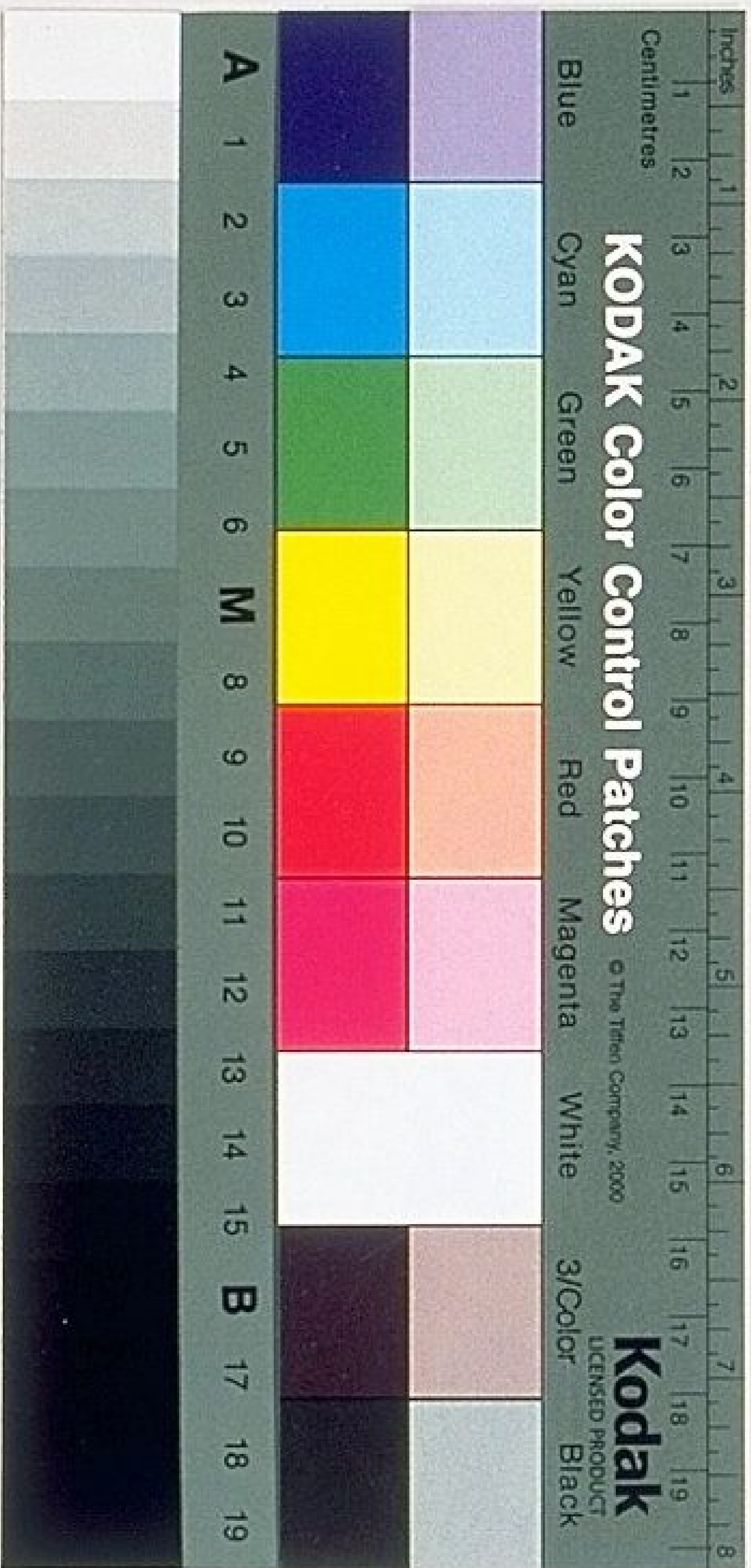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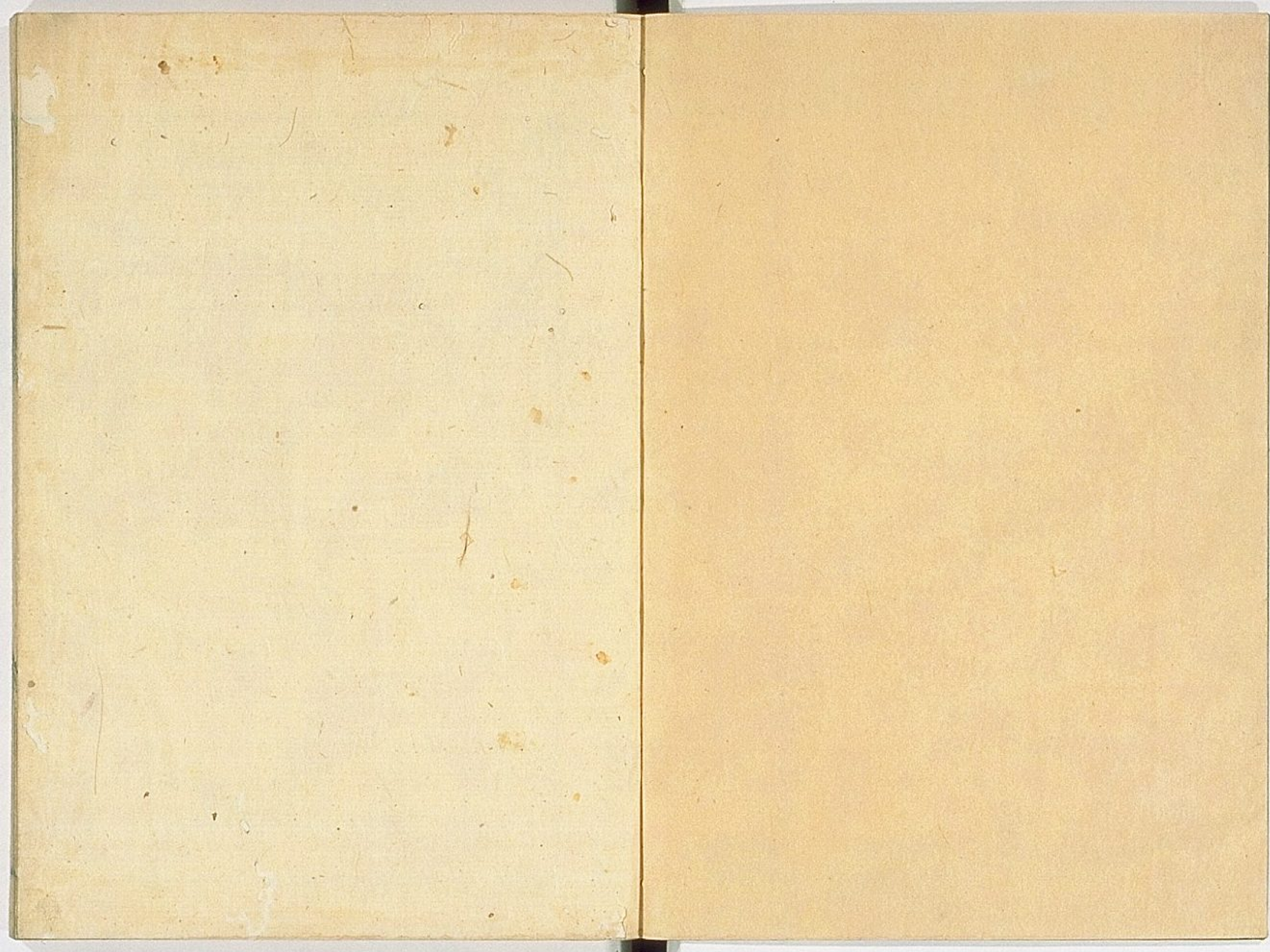




t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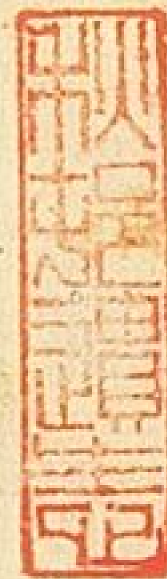
#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上三十人







天台般若敬遵禪師　廬山歸宗策真禪師
洪州同安紹顯禪師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
洪州觀音從顯禪師　廬州長安延規禪師
常州正勤希奉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
洪州新興齊禪師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已上三十人見錄

青原行思禪師第九世上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也俗姓陳氏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梁開平中遊方詣投子山見大同禪師乃發心之始次謁龍牙遁和尚問雄雄之尊爲什麼近之不得龍牙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龍牙曰汝不會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龍牙曰合如是師不喻旨再請垂誨龍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次問疎山曰百币千重是何人境界疎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進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什麼不說曰个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疎山駭之師如是歷參五十四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淨慧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淨慧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淨慧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疑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于淨慧淨慧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迴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顗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王子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

迎之申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屢言于師曰
智者之教年祀寖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
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忠懿王王遣使及齎師
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迴迄今盛行于世矣師上堂曰古聖
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
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
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
是什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
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
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
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什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
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
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只自勞

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為
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即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
裏惺惺問櫓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
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
如何是六祖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
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為什麼不向某甲
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花開
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
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
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〻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第
二月師曰來處甚分明曰為什麼不會師曰喚什麼作第二月
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
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什麼作物曰恁麼

即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麽即大千同一眞如性也師曰依俙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什麽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麽即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師有時謂衆曰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麽師有時謂衆曰只如山僧恁麽對他諸上座作麽生體會莫是眞實相爲麽莫是正恁麽時無一法可證麽莫是識伊來處麽莫是全體顯露麽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荅話簡辯如懸河只成得箇顛倒知見若只貴荅話簡辯有什麽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箇辯問



荅話持說道理極多爲什麽心疑不息聞古聖方便持地不會只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什麽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只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示衆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第一會師初開堂日示衆云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圓通遍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師昇堂曰有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什麽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見什麽學云不見般若爲什麽却被縛師云你道般若什麽處不見又云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般

若且作麽生說見不見所以入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諸上座又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云虧汝什麽處學云恁麽即雷音震動乾坤地人人無不盡霑恩師云幸然未會且莫探頭探頭即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樂珍重第二會師上堂有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云你問我答學云如何是方便門師云你答我問學云如何趣向師云顛倒作麽又僧問一身即無量身無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云一身學云恁麽即昔日靈山今來親覩師云理當即行又云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麽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現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備塵塵性

法界全收珍重第三會師上堂有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云分明記取學云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云誰向你道學云法爾如然師云你靈利又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什麽却不知有師云却是你知有學云狸奴白牯爲什麽却知有師云你什麽處見三世諸佛又僧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云却是耳見學云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云眼知學云恁麽即見聞路絶聲色宣然師云誰向你道又云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相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竪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第四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什麽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麽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

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會横亦不得竪亦不得縱亦
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是法門
絶擇一切言語絶滲漏曾有一僧問作麼是絶滲漏底語向他
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
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第五會師上堂有僧問云天下
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云日曉月明學云如何領會師云
誰是學人又云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
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
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
云非同合學云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云誰問先天地學云恁
麼即隨靜林間獨自遊師云亂道作麼又云佛法不是遮个
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
久立珍重第六會師上堂示衆云佛法現成一切具足古人道圓

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
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
北去亦是上座上座因什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
覺知路絶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
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
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若識心皎
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第七會師上堂有僧問欲
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云常無所住如何是
無爲海師云且會般若船又僧問古德云登天不借梯徧地無
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云不遺絲髮地學云如何是徧地
無行路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師又云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
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
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

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第八會師
上堂有僧問世尊有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只如迦葉在畢鉢
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云教我向誰說學云恁麼即靈山付
囑不異今日師云你什麼處見靈山又僧問淨慧寶印和尚
親傳未審今日會當付何人師云鼕鼕鼓一頭打兩頭鳴學
云恁麼即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云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又
僧請遇云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云分
明記取學云恁麼即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云清遇何在學
云法王法如是師云阿誰證明又云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時
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只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
一切有為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為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
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何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
非有法法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

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
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
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
久立珍重第九會師上堂有僧問承先德云入空法亦空二相本來
同如何是二相本來同師云山河大地學云不會乞師方便師云
什麼處是不方便處又僧問承教有言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
何是清淨心師云迦陵頻伽共命之鳥學云心與法界是一是
二師云你自問別人問師又云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
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
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極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
墻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第十會師上
堂有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擊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云
不露文如何是心師云你名安嗣又云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

鍮如鑠如金與金色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
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
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如
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
句句盡言佛心因什麽得不會去若一句纖絡言教意識解會
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
無得力處此蓋爲根脚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
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
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
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
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土安樂無事久立珍重第十一
會師上堂舉古人云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
作麽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

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蔕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
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
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覷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錯
會佛法不是遮箇道理要會麽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
有半句到諸上坐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
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
相共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第十二會師上堂
有僧問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
界師云更待答話在學云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云時復
舉一徧又僧問一人執炬自盡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
辨道師云不遣者學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亦名敬新學云未
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云有學云什麽人證明師云敬新諸
明又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異境靈蹤覩者皆羨

僧又云見後如何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又僧問承古有言敲打虚空鳴㲉㲉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虚空底師云岩前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學云恁麼即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云你還聞麼又云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喻如大海千波萬浪未曾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一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剎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久立珍重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隕于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五

（㲉 苦角切當作㲉打頭也）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閒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尋迴鄞水大梅山庵居時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閫外師欲整而導之曰有二禪客到師問曰上座離什麼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其二禪客不能對新到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梨今日離什麼處僧無對師尋遷於天台山白沙卓庵時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朋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虚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汎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延入

王府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宗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
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三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
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
出師曰道什麽天龍方再問師曰過也資巖長老問如何是
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麽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舉
雪峯塔銘問老宿云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
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雪峯古今在什麽處（法眼別云只今是成是壞）衆皆無
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悅命師居之
署圓通普照禪師師上堂謂衆曰諸人還委得麽莫道語
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汝還見香臺麽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
識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是甚麽即委
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申問是什麽意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眞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
是第二月師曰揑目看花花數朶見精明樹幾枝枝
漳州羅漢宣法大師智依師上堂曰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
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麽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
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只具一隻眼還會麽僧問
纖塵不立爲什麽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
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麽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
僧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麽即大衆有賴
師曰汝作麽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麽師問僧受業
在什麽處曰在佛迹師曰佛在什麽處曰什麽處不是師舉起
拳曰作麽生曰和尚收取曰放闍黎七棒師問僧今夏在什麽
處曰在無言上坐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曰也曾問訊師曰無

言作麼生問得曰若得無言什麼處不問得師喝之曰恰似問
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徒濫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
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只者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
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
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
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坐寂
金陵鍾山章義禪師道欽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師上堂曰
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
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要須上來討箇什麼既上來我即事
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諸上
座欲得省要麼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
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
師曰棲賢有什麼境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
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手指天
一手指地江南國主請師居章義道場示衆曰揔來遮裏立作
什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為伴行住坐卧不相捨離但長
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
雖易他古聖見今時人不奈何了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
對真而不覺此乃謾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什麼不知何
不體察古人方便只為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
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東
不西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
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
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什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初住潤州慈雲江南國主請
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一日上堂衆集師顧視大衆曰依而行

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
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
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此若未
會也只為迷情所覆便去不得迷時即有空礙為對為待種
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為頭豈不
是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為得何以
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
佛說法普潤群機和尚說法什麼人得聞師曰只有汝不聞問
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
行履師曰汝如今在什麼處問祖師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
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為一大事因緣出
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即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杭州人也姓陸氏乳抱中父母從家
于宣城饒廿歲挺然好學乃禮池州僧正落髮登戒年十六觀
方禪教俱習嘗究首楞嚴經十軸甄分眞妄緣起本末精博
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淨慧禪師述己所業
深符經旨淨慧問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
什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什麼師懵然無對淨慧誡令焚
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初住吉州止觀乾
德二年國主延入居長慶次清涼次報慈大道場署雷音
覺海大導師禮待異乎他等師上堂謂衆曰天人羣生類
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生若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
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遮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
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
以清涼先師道佛即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
得僧問崇壽佛法付囑止觀止觀佛法付囑何人師曰汝

試舉崇壽佛法看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巔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師謂衆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䤮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師問僧從什麼處來曰撫州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師又曰諸上座各在止觀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止觀與汝證明令汝具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永春人也初參淨慧後迴故郡止東安興教寺上方院示衆曰只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什麼僧衆晚參師謂衆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師次住漳州報恩院謂衆曰報恩遮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脛長鳧脛短甘草甜黃蘗苦恁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道血脈不通涅求有隔好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什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即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即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什麽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麽即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麽會師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一事不參差曰恁麽即縱横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汝問我荅師問僧什麽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已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恁麽商量別有商量曰更作麽生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縁塵請師一接師曰喚什麽作縁塵僧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人也姓武氏初謁臨川淨慧禪師一見異之便容入室一日淨慧問曰子於參請外看什麽經師曰看華嚴經淨慧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對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懵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師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淨慧曰子作麽生會師曰空淨慧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淨慧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而爲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而已後忠懿王錢氏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乃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大道場常五一百衆師上堂謂衆曰佛法顯然因什麽却不會去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求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見師的的

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背後是什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即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一日大衆參師指香鑪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也師曰且喜没交涉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也上堂謂衆曰高山頂上空蔬飯無可祇待諸道者唯有金剛眼睛憑恁助汝發明旨甚汝若會得能破無明黑暗汝若不會直箇不壞便起歸方丈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物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句豈不是曰恁麼即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什麼作月曰莫即遮箇便是也無師曰遮箇是什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什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問如何是禪師曰三界緜緜曰如何是道師曰四生浩浩

杭州靈隱山清聳禪師福州福清縣人也初參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師曰滴滴落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承淨慧印可迴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師事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

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什麽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什麽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麽只爲迷此而成顚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問根塵俱泯爲什麽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什麽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什麽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寱語作麽問如何是巔山巖崖裏佛法師曰用巔山巖崖作麽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麽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遮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麽曰不會師遂有頌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寱音藝云睡語囈寱並同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峰(有本云白兆)如何是佛(有云自己)青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得此語藏之於心及謁淨慧詰其悟旨師對曰丙丁是火而更求火亦似玄則將佛問佛淨慧曰幾放過元來錯會師雖蒙開發頗懷猶豫復退思既殆莫曉玄理乃投誠請益淨慧曰汝問我與汝道師乃問如何是佛淨慧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豁然知歸後住報恩院師上堂顧視大衆曰好箇話頭只是無人解問得所以勞他古人三度喚之諸人即不勞他喚也此即且從古人意作麽生還說得麽千佛出世亦不增一絲毫六道輪迴也不減一絲毫設使地現無絲頭翳礙古人道但有纖毫即是塵且如今物象巍

然地作麽生消遣得汝若於此消遣不得便是凡夫境界然也莫嫌朴實說話也莫嫌說著祖佛何以故見說祖佛便擬超越去若恁麽會大沒交涉也須子細詳究看不見他古德究離生死亦無剃頭翦爪工夫如今看見大難繼續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師謂衆曰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麽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麽道師曰汝道我道什麽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只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有言樹能生果作頗梨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遷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行言泉州晉江人也得法於淨慧禪師上堂示衆曰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缾鉢可謂行菩薩之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遮裏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麽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此問不當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且作麼生坐
江南國主新建報慈大道場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
署道導師之號師謂衆曰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
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可以
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
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
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
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迹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
哉問國王再請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
是問再唱人曰恁麼即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勿交涉問遠
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金陵淨德道場達觀禪師智筠河中府人也姓王氏弱齡邁
俗依普救寺杲大師披削年滿受具始遊方謁撫州龍濟修



山主親附久之機緣莫契後詣金陵報恩道場參淨慧頓悟
玄旨後住廬山棲賢寺師上堂謂衆曰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
底只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
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炟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
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
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佛語莫
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言師曰道什
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什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
意師曰用祖師意作什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為誰來師曰
大衆盡見汝恁麼問乾德三年江南國主仰師道化於北苑建
大道場曰淨德延請居之署大禪師之號上堂謂衆曰夫欲慕
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
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儱侗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

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不及比喻不及
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什
麼自生甲劣枉受艱勤不能曉悟只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
世只爲如此所以一諦佛唱入涅槃只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
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
恁麼即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什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即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
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師復謂衆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
迹市廛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
主錫以五峯棲玄蘭若開寶二年八月十七日安坐告寂壽六十
四臘四十四　㒝偰(上莫結切 下先結切)

高麗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淨慧之室本國主思慕遣
使來請遂迴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
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諸上座還會麼儻
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師之言
教未被中華亦莫知所終

金陵清涼法燈禪師泰欽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淨
慧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受請住洪州幽谷山雙林院上
堂未升座乃曰此山先代二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
升昔古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
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師便升座良久曰爲大衆只
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不成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又曰境也未識且討人問一佛出世震動乾
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什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
師曰今日有什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
將什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

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
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麽即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師告衆曰且住
得也又立官人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
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如今誰動口師便下座立倚拄杖而
告衆曰還會麽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幢子畫將
去且恁麽信受奉行師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
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
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
曰染著什麽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
點額人又曰汝是什麽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
似汝演師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升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
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是第二義長老只今是第幾義師
又舉衣袖謂衆曰會麽大衆此是山呼舞蹈莫道五百生前曾

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
師曰汝是什麽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
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什麽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
曰不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
來與汝大意師後入金陵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升座僧出問次
師曰遮僧最先出爲大衆已了答國主深恩問國主請命祖席
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
照天下和尚一燈分付何人師曰法眼什麽處分照來江南國主
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淨慧之室暨淨慧入滅復嘗問於師曰
先師有什麽不了底公案師對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
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
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只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
有錯指人路底麽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

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麽生商量言語即熟及問著便生疎去何也只爲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什麽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什麽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臥疾強牽挽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道作麽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遥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麽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只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荅效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麽但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然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眞且道順好違



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塚升沇皎然不論化也努力努力珍重即其月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憕猪孟切開張畫繒也

杭州眞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人也姓劉氏七歲依高安禪師出家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暨遊方與天台韶國師同受記於臨川尋於浙右水心寺挂錫宴寂後止越州法華山續入居塔寺上方淨院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謂衆曰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效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只圖諸仁者明心此外無別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

是本來眞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
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
誰信汝問見月忘指時如何師曰非見月曰豈可認指爲月邪
師曰汝參學來多少時也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
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壽七十三臘五十五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印心於法眼之室初住撫
州曹山崇壽院爲第四世上堂謂衆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
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
意在什麼處若會得諸佛常見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
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甞不見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
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讃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
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領徒衆拋下操刀便證
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

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麼曰
恁麼即全憑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
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
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入居報恩署
號攝衆師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
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
遮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更別說箇什麼即得然承恩旨不可
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於達
磨西來也只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只道直下是便教
立地覯取古人雖即道立地覯取如今坐地還覯得也無有疑
請問僧問三德奥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
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師開寶中示滅于
本院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升坐僧問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師又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是道有也未若無因什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為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淨慧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淨慧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什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師遵化三年示滅

洪州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初住龍須山廣平院有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識取廣平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驗取次住雲居山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什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廣參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為什麼將供養真師曰也只要天使識假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禪師本山出家禮照明禪師披剃尋參淨慧發領旨又因請益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淨慧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去師從此悟入後本山請歸住持當第十一世學者尤盛師上堂示衆曰秉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祗延時寒不用久立

却請迴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得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即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師又謂衆曰實是無事與上座各各事佛更有何疑得到遮裏古人只道十方同共聚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處心空及第歸心空是及第且作麼生會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識陰想解上坐要心空麼但且識心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筭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坐應他好不應好若應阿誰喚上坐若不應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只是老病僧又莫是渠自伐麼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其僧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峯師淳化二年示滅塔于本山

天台山般若寺通慧禪師敬遵上堂謂衆曰皎皎烜赫地豈古豈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拟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什麼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華坼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坐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即般若雄峯訖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汝什麼處見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會迦葉親聞未

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汝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即迦葉
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眞讃曰眞兮寥廓 郢人圖
朧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寺法施禪師策眞曹州人也姓魏氏本名慧超升淨慧
之堂問如何是佛淨慧曰汝是慧超師從此信入其語播于諸方
初自廬山余家峯請下住歸宗上堂示衆曰諸上座見聞覺知
只可一度只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
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
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是什麼曰如何
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
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身心
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
汝若是即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獅子吼時如何師曰

汝還聞麼曰恁麼即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問古人以不離見
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
師曰莫亂道師次住金陵奉先寺未幾復遷止報恩道場太
平興國四年歸寂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日師親受能耳
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好久處
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旣是雲蓋何用乞瓦師無對師
代曰罕遇奇人
江州廬山棲賢寺慧圓禪師上堂示衆曰出得僧堂門見五
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遮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
轉無事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
師曰大衆一時會取又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
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構後語難追曰

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此欠少問祖燈重耀不吝慈悲更垂中下師曰委得
麼曰恁麼即方便門已開師曰也賺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少依本邑石梯山出家
具戒參法眼受記初住昇州妙果院後住慈院參學頗衆師
上堂衆集良久謂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
讚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大衆作麼生會
若會眞箇衲僧時有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
曰汝問我答曰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
看雲起時僧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
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只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沒絃
琴今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師謂衆
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為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
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恁麼道
是曹谿子孫若是曹谿子孫又爭合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
什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師又曰此一衆眞行脚人也珍重太
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
去袁曰和尚尊年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
言翌日師不疾而坐亡壽七十有八袁長史建塔于西山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到諸方但道
從長安來師化緣將畢以住持付門人辯實接武說法乃
歸本院西堂示滅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人也姓謝氏住本院為第二世初
上堂示衆曰古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一法一宗衆多
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云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

言我滅據此說話屎沸人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
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
若不明道个个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遮个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
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
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
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眞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
知識去師曰汝喚什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
汝問我荅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
迦葉親聞个什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
什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却
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
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

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爲什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
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什
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恁麼道即得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因宮師致政李公繼勳終
世有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宮師李公向什麼處
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恁麼即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洪州武寧嚴陽新興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
還信麼曰信即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只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
究取何必沈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
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
佛身充滿僧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
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即去要住即住去之

與往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澧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五

天台　僧任　僧魚暹　三卷刊行

[illegible]

魚澄　宗桂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六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九世下至第十一世

第九世下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下三十三人

蘇州薦福紹明禪師　澤州古賢謹禪師

宣州興福可勳禪師　洪州上藍守訥禪師

撫州覆船和尚　杭州奉先法環禪師

廬山化城慧朗禪師　杭州永明道鴻禪師

高麗靈鑒禪師　荊門上泉和尚

廬山大林僧遁禪師　池州仁王緣勝禪師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已上十三人見錄）　泉州上方慧英禪師

荊州護國遇禪師　饒州芝嶺照禪師

廬山歸宗師慧禪師　廬山歸宗省一禪師

襄州延慶通性大師　廬山歸宗夢欽禪師
洪州舍利玄闡禪師　洪州永安明禪師
洪州禪谿可莊禪師　潭州石霜奕禪師
江西靈山和尚　廬山佛手巖因禪師
金陵保安止和尚　昇州華嚴幽禪師
袁州木平道達禪師　洪州大寧道邁禪師
楚州龍興德賓禪師　鄂州黃龍仁禪師
洪州西山道從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二人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法嗣二人
金陵奉先慧同禪師 一人見錄　廬山寶慶庵道習禪師 一人無語句不錄

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一人
河東廣原和尚 一人見錄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二人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 一人見錄　安州慧日院明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報劬院玄應禪師法嗣一人
報劬第二世仁義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法嗣一人
漳州隆壽法騫禪師 一人見錄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法嗣一人
婺州九峯義詮禪師 一人見錄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一人
第二世黃龍和尚 一人見錄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一人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 一人見錄

第十世

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四十九人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　温州大寧可弘禪師

蘇州長壽朋彥大師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

杭州報恩法端禪師　杭州報恩紹安禪師

福州廣平守威禪師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

廣州光聖師護禪師　杭州奉先清昱禪師

天台普聞智勤禪師　温州鴈蕩願齊禪師

杭州普門希辯禪師　杭州光慶遇安禪師

天台般若友蟾禪師　婺州智者全肯禪師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　杭州龍冊曉榮禪師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

福州嚴峯師术禪師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

越州清泰道圓禪師　杭州九曲慶祥禪師

杭州開化行明大師　越州開善義圓禪師

温州瑞鹿遇安禪師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

婺州齊雲遇臻禪師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 已上三十人見錄

杭州報恩德謙禪師　杭州靈隱處先禪師

天台善建省義禪師　越州觀音安禪師

婺州仁壽澤禪師　越州雲門重曜禪師

越州大禹榮禪師　越州地藏璦禪師

杭州靈隱紹光禪師　杭州龍華紹鑾禪師

越州碧泉行新禪師　越州象田默禪師

潤州登雲從堅禪師　越州觀音朗禪師

越州諸暨五峯和尚　越州何山道孜禪師

越州大禹自廣禪師　務州黃蘗師逸禪師

蘇州瑞光淸表禪師 已上一十九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一人

福州保明道誠大師 一人見錄

金陵報慈道場文遂導師法嗣五人

常州齊雲慧禪師　洪州雙嶺祥禪師

洪州觀音眞禪師　洪州龍沙茂禪師

洪州大寧奬禪師 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永明道潛禪師法嗣三人

杭州千光王瓌省禪師　衢州鎭境志澄大師

明州崇福慶祥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杭州靈隱淸聳禪師法嗣九人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　秀州羅漢願昭禪師

處州報恩師智禪師　衢州瀫寧可先禪師

杭州光孝道端禪師　杭州保清遇寧禪師

福州支提辯隆禪師　杭州瑞龍希圓禪師 已上八人見錄

杭州國泰德文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二人

洪州雲居義能禪師 一人見錄　饒州北禪淸皎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淸涼泰欽禪師法嗣二人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 一人見錄　廬山棲賢慧聰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報恩法安禪師法嗣二人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　廬山歸宗第十四世慧誠禪師 二人見錄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二人

廬州長安辯實禪師　潭州雲蓋用淸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第十一世

杭州永明寺延壽禪師法嗣二人

杭州富陽子蒙禪師　杭州朝明院津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一人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一人見錄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法嗣二人

高麗國慧洪禪師　越州上林湖智禪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行思禪師第九世下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師勘僧云如來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
是堅密身僧豎指師云現即現你怎生會僧無語師侍立次
見淨慧問一僧云自離此間什麼處去來曰入嶺來淨慧曰不易
曰盡涉他如許多山水淨慧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
此言下大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汝鼻孔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建陽人也姓朱氏自淨慧印心遂
開法住持僧問如何是興福主師曰闍梨不識曰莫只遮便是
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
法空師曰不空師有偈示眾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
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謂眾曰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
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有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
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眾證明曰恁麼即屈去
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莫謗祖師

杭州奉先寺法明普照禪師法瓌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

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
也師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
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即雷音普震無邊刹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宋齊丘請開堂師升座曰今日令
公請山僧為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
來為令公結緣僧問白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
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常苦口為什麼學人包事不明
師曰闍梨什麼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
什麼曰恁麼即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通辯禪師道鴻第三世住僧問遠離天台境來
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即昔時
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師謂衆曰大道
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真

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辨白得麼問國王嘉
命令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為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什
麼處去來曰恁麼即猶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問諸佛出世放百
寶光明師登寶座有何祥瑞師曰可驗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也是
虛言
高麗靈鑑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
是佛師曰拽出癲漢著
荊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
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璧無瑕時
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和尚向
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玄沙云少人聽今問師不知玄沙意旨如
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峯我即向汝道歸宗柔別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廬山歸宗寺義柔禪師第十三世住師初上堂升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什麼處爲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顯語作麼問諸官已集大衆側聆如何是出世一言之事師曰大衆證明問香煙起處師登座未審宗乘事若何師曰教乘也恁麼會問優曇華拆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即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余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智藏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智藏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從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什麼即得師又曰一問一荅也無了期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只不往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遮裏且說个什麼即得還相悉麼此若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只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迴向清列何以故古人猶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發大乘心中志此意如何是此意師曰又道中志

前襄州清谿洪進禪師法嗣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有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什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凸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什麼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廬山圓通院緣德禪師錢塘人也姓黄氏初出家於臨安朗瞻院落髪依年往天台山受具始習禪那於天龍順德大師尋往江表問道值洪進山主印心時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師上堂示衆曰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僧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什麼用處只是移盤喫飯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強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也好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久負没絃琴請師彈曲師曰負來得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特地申問是什麼意問如何是大梅主師云闍梨今日離什麼處

前昇州清涼休復禪師法嗣

昇州奉先寺淨照禪師慧同魏府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禮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披削年滿受具於撫州希操律師於清涼得法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又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疑阿那不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前撫州龍濟山紹修禪師法嗣

何東廣原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示偈曰刹刹現形儀
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前衡嶽南臺守安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第三世住）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
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什麼事問百川異流還歸
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
曰明日來向汝道

前漳州隆壽院無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施氏母廖氏始娠頻惡葷
腥及長捨於本州開元寺菩提院出家納戒詣漳州參逸和尚
得旨刺史陳洪銛請開堂住持（隆壽第三世住）上堂謂衆曰今日隆壽出
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麼
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未識境有有僧到參至明日入方丈請師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
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却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疎

前廬山歸宗寺道詮禪師法嗣

筠州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
者負之而趨

前眉州黃龍繼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第二世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
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內按劒者是誰師曰昌福曰
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前朗州梁山緣觀禪師法嗣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僧問叢林浩浩法鼓喧喧向上宗乘如
何舉唱師曰他無个消息爭肯應當曰今日宗乘已蒙師指示
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梁山點出秦時鏡長慶峯前一様禪問

如何是大陽境師曰孤鶴老猨啼谷韻瘦松寒竹鎖青煙曰如
何是境中人師曰作麼作麼問如何是大陽家風師曰滿鉼傾
不出大地勿飢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何不是佛曰學人不會時
如何師曰迢然不挂三秋月一句當陽豈在燈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解問不當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陝府鐵牛人皆
嚮卞和得玉至今傳問如何是大陽透法身底句師曰大洋海
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什麼百鳥
啣花師曰出户烏雞頭戴雪曰見後為什麼不啣花師曰杲日
當天後烏雞出户飛

行思禪師第十世

前天台山德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餘杭人也姓王氏總角之
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才六
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屬翠巖永明
大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
志放令出家禮翠巖為師執勞供眾都忘身宰衣不繒纊
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
鳥類尺鷃巢于衣襵中既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
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密受記初住明州雪
竇山學侶臻湊（咸平元年賜額曰資聖寺）師上堂曰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
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
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建
隆元年忠懿王請入居靈隱山新寺為第一世明年復請住
永明大道場為第二世眾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
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勿交涉師有偈曰欲識永
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

爲什麽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
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迴
亦出不得未審出个什麽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承教
有言一切諸佛及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
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
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道場十五載度弟
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受菩
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
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録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
言播于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之
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
十六人親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
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亡明年正月六日



塔于大慈山壽七十二臘四十二
太宗皇帝賜額曰壽寧禪院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眞一路師曰七顛八倒
曰恁麽即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
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虚
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麽即不仙陀
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麽去

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彦大師永嘉人也姓秦氏本州開元寺受
業初參婺州金鱗寶資和尚後因慧明禪師激發而歸
于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盛化姑蘇節帥錢仁奉
禮重創院請轉法輪本國賜紫衣署廣法大師僧問如何是
亡言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絶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
麽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

千逕萬曲曰恁麼即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
師曰跋涉不易師建隆二年辛酉以住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
法即其年四月六日示滅壽四十九臘三十五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大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香
潔幼歲出家于本邑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
性相嘗夢升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
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彌勒補處師子
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
天台山雲居道場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因入普賢
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曰汝其誰乎曰護戒神
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小過耳師
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常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
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胃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滌盂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所發慇忽而傾棄之）吳越國王嚮其道風召賜紫署普覺大師初命住臨
安功臣院玄侶輻湊師上堂曰諸上座捨一知識而參一知識盡
學善財南游之式樣也且問上座只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
峯山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
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
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
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離還信得及
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為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
曰恁麼即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獅子兒問佛佛授手祖祖傳
心未審和尚傳个什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人承當不得還別
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
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師一日上堂良久曰大衆看
看便下座歸方丈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

揚宗要即普門第一世師上堂曰古德為法行脚實不憚勤勞如雪峯和尚三迴到投子九度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个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人才跨門來便待老僧接引指掌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同等閑況此事悟亦有時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麽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即為汝分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其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問如何是普門家風師曰幾人覷不足曰如何是普門境師曰汝到處且問家風了休師開寶四年固辭國主稱年老願依林泉頤養時大將凌超以五雲山新創華嚴道場奉施為終老之所雍熙二年乙酉十月忽示疾二十五日命侍僧辦香水盥沐跏趺而坐良久告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曰寶峯常照

杭州報恩光教寺慧月禪師法端（第三世住此）師上堂曰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麽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為什麽不接師曰為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光教寺通辯明達禪師紹安（第四世住此）師上堂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為諸上座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麽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師有時示衆曰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麽即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福州侯官人也西峯山受業參天台得四國師授之法衣時有僧問曰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傳得人付於師師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麽時吳越忠懿王嚮師德命闡法住持署于師名玄徒臻萃上堂示衆曰達磨大師云吾

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
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絶大衆臨筵祖意
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絶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
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
風師曰誰不受用師後遷住怡山長慶上堂謂衆曰不用開經
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乃是方便
之譚宗乘事作麼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荅得
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師後終于長慶
杭州報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永安禪師温州永嘉人也姓翁氏
幼歲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吴越忠
懿王命征為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
路岐艱阻遂迴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
乃辭出山征師聞于忠懿王初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

署正覺空慧禪師師上堂曰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
證明諸上座與諸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
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
曰禮拜著僧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
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是大
作佛事師曰嫌什麼曰恁麼即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
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過遮邊立僧移步師曰會麼曰
不會師示偈曰汝問西來意且過遮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
空濕電影豁然明不似蝴蝶急師開寶七年甲戌夏六月示疾
告衆為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
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什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即信受奉
行不忘斯言也師曰佛法不是遮箇道理言訖坐亡壽六十四臘四
十四既闍維所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葉今藏于普賢道場中師

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奥因將合經成百二十卷雕印
徧行天下（輭与軟同）
廣州光聖道場師護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
國主劉氏待以師禮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之號僧問
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
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
國王三請來坐光聖道場未審和尚法嗣何方師曰一聲鼕
鼓萬戶齊窺曰恁麼即天台妙旨光聖親承也師曰莫亂道
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
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得法於天台國師吳越忠
懿王召入問道命軍使薛溫於西湖建大伽藍曰奉先建大佛
寶閣延請師居之賓暢宗旨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師開寶中示滅于本寺
台州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
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師有
頌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
平興國四年例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閑書札
時通判李憲問禪師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至淳
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誡徒衆安坐而逝塔于本山
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全身不散容儀儼若髭髮仍
長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人也姓江氏少依水心寺紹巖禪師
出家受具初習智者教精研止觀圓融行門後參天台國師發
明玄奥乃住鴈蕩山開寶五年吳越王長子於西關建光慶寺
請師開法住持仍於城下諸禪衆中訪求名行三百人同入新寺

師上堂有僧問夜月舒光爲什麽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師居之未幾固辭入山太平興國中示滅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常熟人也幼出家禮本邑延福院啓祥禪師落髮具戒詣愣伽山聽律尋謁天台受心印乾德初吳越忠懿王命住越州清泰院署慧智禪師開寶中復召入居普門寺(即第二世住)師上堂曰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坐於山中和尚亦不蒙一句開示以至今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麽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時有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麽即闍梨怪老僧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慧明大師端拱中上言願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及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塼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示疾而逝壽七十七臘六十三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丱歲出家于天台華頂峯禮庵主重蕭披剃依年受具尋遇本山韶國師密契宗旨乾德中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又召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僖王請於光慶寺攝衆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麽即人人具足也師曰珠在什麽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麽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麽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

抖擻精神著曰鷺鷥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
謹退問青山緑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
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荅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
拜師曰問荅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衆曰欲識
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眞實箇不用別追攀問承古德
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
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麼師又
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
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
麼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
不然旣恁麼會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
牛行處陽燄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
明何須久立珍重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于滋福殿賜紫

號朗智大師淳化初還光慶舊寺三年九月二十日歸寂
天台山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臨安人也幼歲出家於本邑
東山朗瞻院得度聞天台國師盛化遂趨函丈密印心地初
命住雲居普賢院僧侶咸湊吳越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
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才動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
師舉唱師曰虧汝什麼曰恁麼即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莫
亂道雍熙三年以山門大衆付受業弟子隆一繼踵開法至
淳化初示滅歸葬于本山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天台天台問汝名什麼曰全肯
天台曰肯箇什麼師乃禮拜住後有僧問有人不肯師還甘
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師太平興國中以住持付法嗣
弟子紹忠繼世說法尋於本寺歸寂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曰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

什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曰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
掐歸誰師曰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
便不虛施師曰依係似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第五世住曉榮禪師温州白鹿人也姓鄧氏幼
依瑞鹿寺出家登戒聞天台國師盛化遂入山參禮受心法
初住杭州富陽淨福院後住龍冊寺二處皆聚徒開法僧
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未僧慧
文問如何是眞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
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剎剎盡毗盧
問日用事如何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
常轉自家風師一日坐妙善臺受大衆小參有僧問向上事
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
曰恁麼即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師淳化元年
庚寅八月二十九日於秀州靈光寺淨土院歸寂預告門人致
書辭同道壽七十一臘五十六

杭州臨安縣功臣院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
明暗色空曰恁麼即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什麼作諸法
師乃頌曰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
得諸佛眞宗

越州稱心敬璡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
曰什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師後遷住杭
州保安院示滅

福州巖峯師术禪師初開堂升座時有極樂和尚問曰大
衆顒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
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
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剎境自

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於當念問靈山一會迦葉
親聞今日巖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
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州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
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剡縣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
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
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姓沈氏身長七尺餘
辯才冠衆多聞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險惡道
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
汝鼻孔
杭州開化寺傳法大師行明本州人也姓于氏少投明州雪
竇山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住永明大道場有徒二千
王臣欽仰法化彌盛師自天台受記迴永明翼賛本師海衆須
仰開寶八年智覺歸寂師遂住能仁寺忠懿王又建大和寺(寺改名六和寺後太宗皇帝賜額開化)延請住持二處皆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
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
曰謝闍梨照燭
太宗皇帝賜紫衣師號咸平四年四月六日示滅
越州蕭山縣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
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即昔時師子吼今日
象王迴師曰且喜勿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
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也至道元年季春月將示
滅有法嗣弟子蘊仁侍坐師乃說偈曰不是嶺頭携得事

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為君裁師
說偈付囑以香水沐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堂良久自入
棺經三日門人與本寺瑜闍梨輙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
卧四衆哀慟師乃再起升堂說法及訶責垂誡曰此度更啓
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越人也自天台領旨吴越忠懿
王命住上寺初開堂衆集定師曰從上宗乘到此如何言論
又如何擧唱只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缾注水古德尚云
猶如夢事寱語一般且道古德據什麽道理便恁麽道還
會麽大施門開何曾擁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
擧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个个獨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
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
个問頭如法問將來僧方進前師曰又勿交涉也僧問諸佛
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異日上堂
謂衆曰龍華遮裏也只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
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麽參取珍重僧問學人未明自己
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
道什麽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人也姓楊氏幼歲依本州大善
寺出家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住齊雲山宴居法
侶咸湊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
倒也問圓明了知為什麽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
念師曰汝喚什麽作心念師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
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高搘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拈
布毛其諸歌偈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見乎別錄至
道中卒于大善寺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溫州永嘉人也姓鄭氏幼歲於本州集慶院出家納戒於天台國淸寺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師初遇國師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時悟解後乃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讎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讎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頌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徒欲曉祖師眞實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頌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若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已頌曰曠大劫來秖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卧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徒衆朝夕懇至踰三十載其志彌厲師示衆云你等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攏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師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若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去菩薩界緣覺界聲聞界天界修羅界人界畜生界餓鬼地獄界如是等界應須勿有蹤跡去始得爲什麼有此二三說爲道法界唯是佛身便恁麼道恁麼道既成二三又作麼生說是充滿法界底佛身向遮裏爲你等亂道還得麼於遮个說話若也薦得不妨省心力若也薦不得你等且道不歷僧祇獲法身是个甚人彼此出俗勞倦不妨且退師有時云大凡參學佛法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捻破諸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也

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箇實見處
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云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
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真實參學也
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
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
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什麼說到這裏須
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非明白處喚作造次參學則無究
了又云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你等還知
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又
云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
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
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什麼莫道
別卻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又云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

作驢西家作馬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
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
會云千變萬化不出其常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
家作馬或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南泉遷化
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
南泉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東家
郎君子西家郎君子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
馬或會云東家是什麼西家是什麼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
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且云乃作驢叫又作馬嘶南泉遷化向甚
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喚什麼作東家驢喚甚麼
作西家馬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會云既
問遷化答在問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
會云作露柱處去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

會云東家作驢䶎南泉甚處西家作馬䶎南泉甚處如是諸家
會也揔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遮个荅話不消得多道理而
會若見法界性去也勿多事珍重又云晨朝起來洗手面盥漱了
喫茶喫茶了佛前禮拜佛前禮拜了和尚主事處問訊和尚主
事處問訊了僧堂裏行益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粥上堂喫粥
了歸下處打睡歸下處打睡了起來洗手面盥漱起來洗手面
盥漱了喫茶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齋時僧堂裏行
益齋時僧堂裏行益了上堂喫飯上堂喫飯了盥漱盥漱了喫
茶喫茶了東事西事東事西事了黃昏唱禮黃昏唱禮了僧
堂前喝參僧堂前喝參了主事處喝參主事處喝參了和
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初夜唱禮初夜唱禮了僧堂前唱珍
重僧堂前唱珍重了和尚處問訊和尚處問訊了禮拜行道誦

經念佛如此之外或往莊上或入郡中或歸俗家或到市肆既有如
是等運爲且作麼生說个勿轉動相底道理且作麼生說个那伽
常在定無有不定體底道理還說得麼若也說得一任說取珍重
又云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个
什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
立又云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
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那時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
那時無本來性那時睡眠忽醒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
死無異睡眠忽醒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什麼若也不會
各自體究取無事莫立又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
箇入底門戶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
香舌知一切味身觸一切耎滑意分別一切諸法只如眼耳鼻
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

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什麼所對
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
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焉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
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遮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
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猒學無一事且退大中
祥符元年二月師忽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
將順化如晝稟命尋即成就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
參問如常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復謂如晝曰古人云
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晝荅云也只是如晝師云
你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云
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閉一目微視而寂壽六十七臘四十二長
吏具以事聞 詔本州常加檢視如晝乃奉師嘗所著竹林
集十卷詩篇歌辭共千餘首詣闕上進 詔藏祕閣如晝特賜

紫衣

前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嗣

福州長谿保明院通法大師道誠師上堂曰如爲一人衆多
亦然珍重僧問如何是保明家風師曰看問圓音普震三
等齊聞並亡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即意馬已
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師曰七顛八倒曰若不然者幾
招哂笑師曰禮拜退後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
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前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温州陶山人也姓鄭氏幼歲出家
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
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旣久就案若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
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聞國

城求明法席隆盛專申參問求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即
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後住湖西嚴淨院開寶三
年衢州刺史翁晟仰重師道乃開西山創大禪苑太宗皇
帝改賜寶雲寺額請師居之學者臻萃師上堂曰諸上座
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今日風昔日上座今日上
座莫道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師開寶五年壬申
七月示疾不求醫三日前有寶樹浴池現師曰凡所有相皆
是虛妄二十七日晡時集眾言別安坐而逝壽六十有七闍維
舍利門人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大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絲
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問或因普請鋤頭損傷蝦蟇蚯蚓
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是下手者曰恁麼即無罪過師曰因
果歷然師後遷住杭州西山寶雲寺說法本國賜紫署積
善大師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曰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
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此
施為全真智用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只
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什麼作本來人曰乞
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前杭州靈隱寺清聳禪師法嗣

杭州臨安功臣院道慈禪師問師登寶座大眾咸臻請師舉
揚宗教師曰大眾證明上座曰恁麼即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
領話始得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係本部西山保清院受業
自靈隱發明眾請出世師上堂曰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
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請無事久立僧問羅漢家

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
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後住杭州香嚴
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
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
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卻
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峯
前月輪皎皎

衢州瀫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瀫寧家風師曰謝指
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什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
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臨安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
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易交涉師後住靈隱寺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初開堂升座有二僧一時禮拜
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山雍熙寺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依靈隱寺了悟
禪師出家遂受心印師上堂曰巍巍實相逼塞虛空金剛之體
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
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麼生說見底道理若言
不見又道巍巍實相逼塞虛空爲什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
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麼即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
何是堅密身師曰裸裸地曰恁麼即不密也師曰見什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闍
梨借問曰借問即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前金陵報慈行言導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義能禪師第九世住師上堂曰不用上來堂中憍陳如

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麽若自信得各自歸堂
參取師下堂後却問一僧只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僧
聖僧還道箇什麽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
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迴光返
照看身心是何物

前金陵清凉泰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山第十一世住道齊禪師洪州人也姓金氏禮百丈
山明照禪師得度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遇法燈禪師機
緣頓契暨法燈住上藍院師乃主經藏一日侍立次法燈謂
師曰藏主我有一轉西來意話汝作麽生會師對曰不東不
西法燈曰有什麽交涉曰道齊只恁麽未審和尚尊意如何
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初住筠州東禪
院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荊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
便爲番開師曰汝擬去什麽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
不免輪迴不求解脱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麽曰學人不
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什
麽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次住洪州雙林院後住雲居
山三處說法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集盛行諸方此不
繁録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聲鐘集衆維那白
云衆已集師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
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
諸人還見麽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什麽處見爲向
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遮裏若見便可謂雲居山二十
年間後學有頼吾去後山門大衆付契瓌開堂住持凡事
更在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才散師歸西挾告寂壽
六十九臘四十八今塔存本山

前金陵報恩院法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寺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揚瀾左里無風浪起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什麼境

廬山歸宗寺第十四世慧誠禪師揚州人也姓崔氏幼出家於撫州明水院受具游方緣契慧濟禪師密承心印庵于廬山之余峯淳化四年孟夏月歸宗柔和尚歸寂郡牧與山門徒衆三請師開法住持初上堂未升座謂衆曰天人得道此為證怎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再為重敷方乃升座僧問郡主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師又曰問話且住諸上座問到窮劫問也不著山僧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為上座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上座謂之頂族只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只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分明記取到諸方莫錯舉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什麼處來僧舉南泉云銅鉼是境鉼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鄧隱峯便拈鉼瀉水南泉乃休師曰鄧隱峯甚奇怪要且亂瀉師接武歸宗十有四載常聚五百餘衆景德四年三月十八日上堂辭衆安然而化壽六十有七臘五十二全身塔于本山

前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第二世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少室靈峯住九寶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趙氏本州出家酷志求法遠參長安潛契宗旨先住韶州東平山淳化二年知潭州張茂宗請居雲蓋(第六世住)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即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語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玄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雲蓋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即一石人點頭露 拊拍手師曰一鉼淨水一鑪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晨食隨衆一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闍維建塔于本山

行思禪師第十一世

前蘇州長壽院朋彥大師法嗣

長壽第二世法齊禪師發州人也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冒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建隆二年廣法歸寂付授住持節使錢仁奉禮重請揚已具要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什麼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即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師太平興國三年戊寅八捨衆就本院劄別室宴居咸平三年庚子十二月十一日示滅壽八十九臘七十一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六

景德傳燈三十卷玉峰夔足立規模丙丁
酎耐歟吾祖天潤再興作遠圖
右因少助之次呂倡
賀耳
前住南禪蒙山　智明　書
延文戊戌重刋天潤　比丘　宗任

